



退休了,计划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谁承想新冠疫情肆虐,出行只能推迟,而读书却不受影响。疫情让人减了出游,少了应酬,抗疫之年成了读书的好年景,不幸中之一幸。

翻看我的日记本,疫情前每周平均出家门五次,这两年每周出门仅两至三次;过去几年每年出国三四回减为零,国内开会加出游由三四次减为一次,省下来的时间多读了一些书。

我把每天分为上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一般每个单元能读两个小时比较正式的书。睡觉前再用电子书看小说。

“开卷有益”是句老话,用在今天已不太恰当,现在信息爆炸,出书太多,必须细选。即使是好书也要与收藏一样切忌芜杂。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我的观点是读自己最喜欢、最必须的书。我热爱历史和文学,也关心中国和世界的今天和未来,我想搞清楚自己经历过近一半的20世纪,也思考21世纪已经过去和正要到来的很多年,所以以读20世纪的中外历史

和中外文化书为主。这类书也非常多,我尽量选一流作品。

就说刚刚过去的2021年吧,我读了约30部大书,即我认为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性的著作也包括少数文风优美的书。同时用电子书看了30多部小说,多是日本和西方的悬疑作品,这类小说也有良莠之分,我选情节精彩的,

风声雨声不断读书声

袁晴

乘车、候诊、躺在床上立马能看进去的,主题一般是追求善良、向往光明的。说几本值得一说的。

乔尔和马特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一战起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政治家的决策,外交官的捭阖,还有社会思潮和民众情绪。众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加上错觉和误判,终于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战。1000万人的生命和2100万人的伤残,战争的结果是所有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也不愿看到的。

舞曲引起剧场骚乱,从艺术的冲突到社会的动荡,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解读世界大战和新世纪的开端,独辟蹊径。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以前看过后两部,这次从图书馆借来《北纬四十二度》,三部曲以“新闻短片”“人物小传”和“摄影机眼”的方式写一战战前、战争中和战后的美国人,个人的奋斗、爱情融入了时代的大潮而更有色彩。

《民族的重建》写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四百年,以前读欧洲史多是英法德俄等大国的话语,少见中小民族诉求与心声的表达。《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是巴巴拉·塔奇曼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的史著。费正清先生的序有精辟评价:隐藏在这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珂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沈志华的《冷战的起源》处在十字路口选择了解密档案和详实资料解读历史,揭示真相。书中多次引用当年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的日记,为了看第一手史料我又网上买了本大使日记《莫斯科的岁月》的二手书,确实是



现场实录,赫鲁晓夫的喜怒都活灵活现。日记和书信也是史料的重要方面,我还看了《柏林记忆》《钱穆家庭档案》,前者是战时日记,记的是二战中的德国,后者是抗战家书,写的是中国沦陷区。因为书写人是私人记述,从没有想到可能公开,因此更真实,也更加珍贵。

中共党史也是我阅读的一个方面,党史是丰富的,这一年我看了两本旧书,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幸存者》和《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曾志九死一生、无私忘我,杨尚昆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品格在字里行间。

小说精品甚多,我只看了大海之一滴,我推荐东野圭吾小说新出的中译本《使命与魂的尽头》,扑朔迷离的案情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读书是爱好,也是生活。我们这些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走进大学校门的人,是同代人中的幸运者。上大学仅仅是入了知识的大门,朋友说,我们如果算得上知识分子,是因为大学毕业后几十年从未放下书本。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是西、英、德合拍的《书店》,我记住了女主人公的一句话:“在书店里,人永远不会孤独。”我觉得有好书读,确实不会寂寞和孤独。我也想,有好书相伴也一定能熬过被疫情困扰的漫长时光。

今年是贺友直先生诞辰100周年。记得2014年评选第6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我作为该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委与来自北京的评委、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聊起了美术界的评奖情况。范迪安特地介绍了国家级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奖”,并说,上海的贺友直先生在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评选中实至名归,票数最高,全票通过,非常难得。这是对贺友直先生“道德文章”的最好褒扬。末了,范迪安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贺友直先生是一位有大智慧的艺术大家。贺友直先生去世这几年,范迪安先生的这句评语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

贺友直先生虽以连环画名世,但他早年的不少同道如程十发、刘旦宅、韩敏等后来都以国画称誉画坛。改革开放后,国画无论是创作还是市场,风头越来越劲,而连环画相对开始式微。这对贺友直先生是否有所触动呢?他似乎从未公开发表过看法。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祝贺友直先生,在江西路一个新开的老上海风情小饭馆相聚时,他不意地告诉我,他现在也常画些国画。我说,这倒少见,如果有机会,请贺老一定让我们开开眼。贺友直先生露出他那招牌式微笑并摆摆手说,“还画得不好,画得满意一定送你一张做纪念。”看得出,贺友直先生对画国画还是很上心的,是想有所探索和突破的。没过多久,贺友直先生特意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最近画了一些国画,但都画得不称心,送不出手,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说了。”过了若干年,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贺友直先生几张大尺寸国画,虽然在人物造型、绘画技巧上不输于任何一位优秀的当代国画家,但似乎缺了他在连环画方寸之间“从心所欲”、纵横捭阖的潇洒和别开生面、难以言说的韵味,略显拘谨。眼高于顶、对艺术近乎苛刻的贺友直先生想来也是心知肚明。

贺友直先生的睿智就在于他在艺术创作上明得失懂进退,对自己的长短有清晰的了解和把握,不追随时风,善于以一时的“失”换来长久的“得”,将自己的艺术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穷其一生,他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连环画创作上,成为中国当代连环画艺术的一代巨匠。当然,他不专门画国画,并不等于远离水墨,贺友直先生其实对中国画的优秀传统是有着深刻的体认的。虽然他的出神入化的线描技术备受推崇,被誉为线描大师,他的一些纯以白描而作的连环画代表作可谓家喻户晓,广受欢迎,我也很喜欢;但我个人似乎更青睐贺友直先生的水墨连环画,比如《白光》。这样的作品在贺友直先生的连环画作品谱系中并非主流,也不多见,但在我心里,那确乎是当代连环画艺术中难得的神品——充满画外之意、“弦外之音”,余味袅袅,观后令人遐想不已。贺友直先生将通俗的连环画艺术与中国水墨优秀传统融为一体,将连环画推上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我所认识并十分钦佩的大作家汪曾祺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日渐走红,于是有人建议他写些长篇,说这样在文坛可以有分量,他笑而不答。也许他还是一个文学青年时就早已品尝过长篇创作的甘苦了;也许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创作上的长短,压根儿就没有想去赶时髦写长篇,几十年来只是安安静静地构筑他那独特卓绝的中短篇小说文学世界,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足以传世的经典。

文学艺术作品无所谓长短大小,也不论品种样式,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好还是不好。“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从这个角度而言,贺友直、汪曾祺先生都是当代文学艺术领域难得的智者。

「智者」贺友直

张立行

徒步七里泷

鲍世远



从浙江桐庐开始,沿富春江一带,这里人称七里泷。山色挺秀,峻岭起伏,江水清流,茂林修竹,是富春江上最美风景线。

我对七里泷,想念已久。终于在初夏时节,忙中偷闲,独自一人在七里泷徒步畅游。初夏的七里泷游人甚少,更觉“蝉鸣林更静”的独特感受。七里泷上,知名的景点有梅城古镇、双塔凌云、子胥野渡、七里扬帆,严子陵钓鱼台众望所归。严子陵追求布衣清茶,流连山野风情,不羨高官厚禄。早年,他曾与刘秀同窗好友。后来刘秀做了皇帝,多次邀请严子陵一起共理朝政,严子陵却不为所动,甘为平民百姓。无官一身轻,闲游于山林秀水之间,饱享大自然之美。

我在七里泷闲游中,就在严子陵钓鱼台附近的山村中,偶遇一位村民,他50多岁,年富力强,家在一竹园之中,他邀我在竹林中歇脚,以自己种植的茶解渴。话题转到钓鱼台,村民说:“严子陵不贪享受,不图富贵,做一个勤劳村民多好。”

告辞村民家,我回到严子陵钓鱼台。历经两千年的平民钓鱼台始终保存完好,成为老百姓心仪已久的名胜古迹,成为历代人民敬仰清贫、淡定的人格魅力的象征。七里泷使我流连忘返,使我魂牵梦萦,使我挚爱自然,使我爱国为民,正是七里泷的山水情,严子陵的精神品格,村民的朴实话语,给了我深厚的精神力量。是啊,做一个布衣清茶、勤劳朴实的人多好。

路边安置着几个仿真人在卖白兰花、栀子花,卖茶叶蛋,卖报刊杂志,让老人引起共鸣,一路走去,光看店招就饿了,沈大成点心店、虹口第二粮店、鲜得来小排骨、小饭店、七宝管老太豆腐、七宝老街汤圆、提篮桥老摊头葱油饼、吴茂兴本帮面馆、三角地菜场、七宝老街方糕、小绍兴鸡、小金陵鸭、港野茶档、

“城市集市”这种形式把过去沪人弄堂生活复刻进现代建筑内,把大量旧时居民用过的老物件包括路牌、门牌号、水泥门槛、旧广告原汁原味地摆放在“老弄堂的集市”里,好像拍老上海电影的场景,一些旧时生活细节还还原得惟妙惟肖,让老年市民感觉回到了年轻时生活过的小街弄堂,有种时光穿越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感

北外滩的弄堂烟火气

杨忠明

听年轻朋友说,北外滩来福士广场好玩,地下二层是城市集市,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弄堂场景、小街情趣一一呈现在眼前,让我们穿越、回归、体验当年的市井烟火气。现代大商厦融入怀旧装置,取景汇入老上海小吃一条街的全新创意,主打复古潮流的美食广场已成为商场餐饮场景的新思路,更成为上海和各地游客聚集的亮点,也引发了沪上网红打卡狂潮。



两只老虎 (中国画) 沈嘉荣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成立十年了。十年的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十年对于一个单位,可能还是在不断攀登的成长阶段。而这个十年带给我们戏曲人的感触和变化却又是太多太多……

对于从小开始学习昆曲,始终在戏曲行业浸润着的我来说,戏曲中心成立的十年,是转变最多,成长最快,感触最深的十年。

中心成立的十年,是我职业经历中最具挑战的十年,赋予我许多的第一,第一次要转换一个单位,第一次要担负起一个剧院一个剧种的管理重担;也是我岗位跨度最大的十年,从一个乐队的演奏员,到一个艺术门类的创作者,再到一名戏曲院团的管理者;更是我人生体验最丰富的十年,让我有机会更真切地体验到人生百般的滋味,更让我能从团队中汲取到前进的动能,从时代的发展中寻找找到激情与方向。

中心成立的十年,是上海戏曲大家庭不断聚合汇拢的十年,从京昆,到京昆越沪淮评,再到长江和宛平演艺平台的加入,我们队伍在壮大。是上海戏曲人携手共进,砥砺前行,我们在中心的带领下,将海派戏曲的精神风貌散播到祖国的东西南北,也越洋跨海走向世界,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入选中宣部“庆祝建党百年优秀舞台作品展演”的当代越剧《山海情深》是上海越剧院近年来最主要的一部新创剧目,全院三个团160多人大集结,创演组合从40后到90后跨越半个世纪年龄差,共同完成了此次创作。当导演被病痛折磨仍坚持不肯离开排练场时,当演员顶着腰伤、膝伤依旧在台上舞出苗女们团聚的喜悦时,当国家大剧院台下观众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时,《山海情深》剧组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心愿,用越剧讲好时代故事。

与戏曲中心的十年,是缤纷绚丽的美好时光,作为戏曲中心的一分子,在领导和大家的关爱下,我从昆剧到淮剧又到越剧,在领略戏曲的博大之美的同时,感受到各位同仁们对戏曲火一般的热爱,对事业火一般的激情,今天再度回首这十年,充满着艰辛,充满着汗水,充满着奋斗,充满着欢乐,更充满着深深的骄傲!感谢十年来一同闯过险阻,给予我们支持与关爱的师长同仁,感恩这个伟大时代赋予传统戏曲艺术的机遇。

回首十年路,郁郁满芳华。

戏里有乾坤
责编:徐婉青

从昆剧到淮剧到越剧

梁弘钧